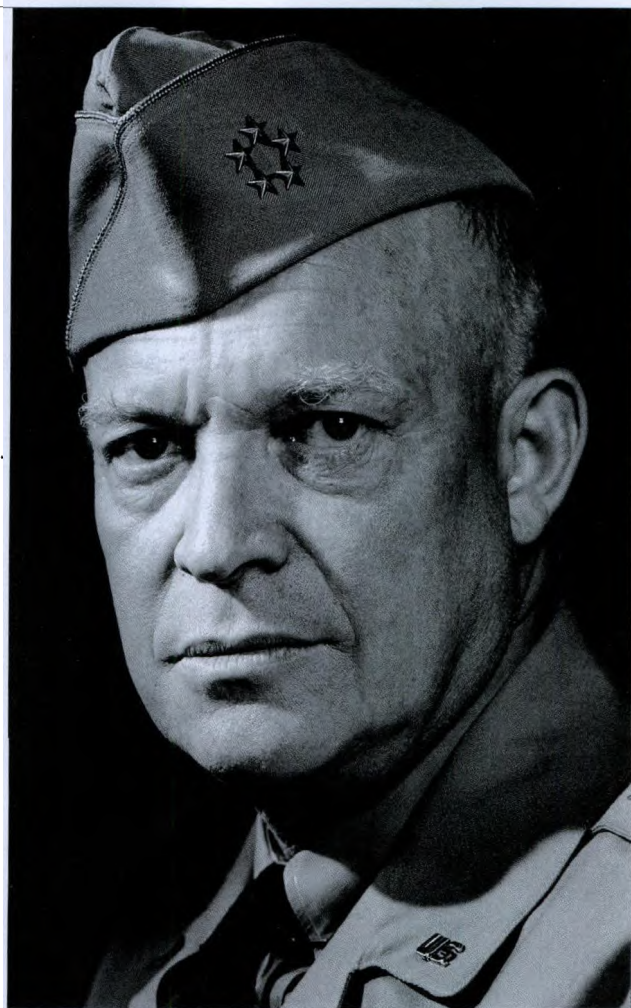


二战期间，盟国所用汽油的 90% 由美国提供。但到了 1948 年，美国进口的原油及石油制品第一次超过了出口量。对于日益依赖石油的美国社会而言，这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决策者将目光锁定了中东，并开始以更广的范围确定国家安全的概念。

1953 年 8 月，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联手，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了反西方的首相摩萨台（此人曾于 1951 年驱逐伊朗境内的英国石油公司），扶植亲西方的扎赫迪。之后，在美国政府半强制性的推动下，美国石油公司奔赴伊朗，帮助重建石油工业。从此，中东两个最主要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就都在美国的羽翼之下了。

新的石油秩序已经建立，主角是美国，而重心在中东。在当时盛行的冷战思维之下，中东地区的稳定不仅意味着可靠的石油供应，还具有与苏联抗衡的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有谁敢于挑战这种秩序，美国就让他下台。即使是对自己的盟友，也绝不手软。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把英国首相艾登轰下了历史舞台。



供图 / 东方 IC

艾森豪威尔：逼退艾登 独霸中东

苏伊士运河是由法国人在埃及沙漠中开凿的一条长 100 英里的狭长水道，它把红海和地中海连接了起来。1875 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因债务负担，要出售 44% 的运河股权。英国人眼明手快，将其接了过去。从此，英国开始了它对苏伊士运河长达 3/4 世纪的统治。

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者纳赛尔 1954 年统治埃及之后，再难忍受自己境内的运河却归英法所有这一现实，1956 年 7 月 26 日，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英法明确表示，绝不想中断运河航运。但美国

的立场却让人捉摸不透，一次听过艾森豪威尔的演讲之后，纳赛尔问身边人：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英法美三国各怀心思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几天之后，面对英法外交部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但在此后的几个月中，美国却没啥实际的行动。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决策人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而艾森豪威尔只有一个想法：避免军事行动。



哈罗德·麦克米伦

艾森豪威尔一直对纳赛尔保持容忍，是因为不希望美国以支持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而苏伊士运河公司显然是殖民主义的残余；另外，美国正努力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埃及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欧洲国家似乎也不具备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的能力，这类尝试只会激励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所利用。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要在1956年11月争取连任了，他不愿军事危机给他添乱。

虽然美国没有发话，英法两国还是秘密制定了军事干预计划。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自己的石油资源，运河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就在运河被没收前几个月，英国首相艾登在伦敦会晤了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会晤前，艾登还与艾森豪威尔一起，逐字逐句地审查了与苏联人会谈的内容。磋商过程中，艾登警告苏联人不要插手中东，他说：“我们不得不十分坦率地谈论石油问题，因为我们不惜为它而战。”“没有石油，我们便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被掐死。”

二战后，英国已经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中东的石油股息在其国外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丧失这些股权，将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巨大

打击。

而法国人则认为，纳赛尔对其在北非的地位构成威胁，他不仅给两年前发动独立战争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煽风点火，还向他们提供培训和物资。因此，法国人早已开始同以色列人进行会谈。以色列人则认为，纳赛尔一直在扩充军备，并支持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奔袭，还对以色列南方的埃拉特港实行封锁，显然是一直在准备同以色列打一场仗，问题只是时间的早与晚而已。

色佛尔条约

虽然没有就如何对付纳赛尔与英法达成一致，但艾森豪威尔还是批准成立了一个“中东应急委员会”，以便制定遭遇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应方案。

其实，当苏伊士运河危机仍在孕育之中时，艾森豪威尔便派自己的亲信、石油富翁罗伯特·安德森以总统私人智囊的身份秘密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目的是让沙特对纳赛尔施压。安德森警告沙特：美国将开发出远比石油更廉价和高效的能源，从而使中东的石油变得一钱不值。如果运河被当做一种勒索的工具，那么美国将把这种技术提供给欧洲人。这种替代能源便是——原子能。

但沙特对安德森的警告置之不理，仍对英法实行了禁运。

1956年10月24日，英法与以色列在巴黎郊外色佛尔的一间别墅里达成一项协议：以色列将穿越西奈半岛，对苏伊士运河发动军事攻击。英国和法国将就保护运河发出一项最后通牒。如果战斗继续——这是肯定的——英国将进入运河区，以保护国际水道。英法的目标是，解决运河问题，若可能，顺便推翻纳赛尔。

之前一天，埃及和叙利亚成立了在埃及领导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翌日，约旦加入。战争已成定局。

10月29日，以色列攻入西奈；10月3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并且宣布了占领运河区的意图；10月31日，英国轰炸了埃及的机场，埃及军队开始匆忙从西奈半岛撤离。

此时距美国的总统大选只有一周了，艾森豪威尔正在竞选旅行的行程中，听到消息后，他怒不可遏。在打给唐宁街10号的电话中，艾森豪威尔大发脾气，甚至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艾登的助手，便劈头盖脸地把对方臭骂了一顿。



供图/东方IC

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左一）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右一）

来自盟国的制裁

由于种种原因，英法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的数日之内，并未立即占领运河区。纳赛尔利用这难得的时间间隙，凿沉了几十艘填满石块、水泥和旧啤酒瓶的船只，有效地阻塞了水道。叙利亚则破坏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沿线的泵站，石油供应被截断。

艾登本来以为，一旦发生石油短缺，美国人肯定会来救急。而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这次，美国人拒绝实施任何应急供应方案。艾森豪威尔对手下说：“本人认为，挑起这次行动的人应当自己去解决他们的石油问题，自己去下油锅。”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向盟友艾登提供石油，反而实行了制裁。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以压倒多数获取连任。同一天，英法同意停火，到此时为止，他们只不过在运河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而已。但美国人明确

表示，仅仅停火是不够的，必须撤军。以色列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将受到美国的经济报复。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私人顾问说，绝不可“惹得阿拉伯人对我们恼火”。

运河已经断航，输油管也无法使用，若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所有国家很快就会出现石油短缺，而此时冬季正在临近。当美国考虑对英法实行石油制裁的风声传到英国时，哈罗德·麦克米伦把双手举向空中，说道：“石油制裁！那就全完了。”

11月7日，英国政府宣布，将石油消费量减少10%。当艾登步入议会下院时，工党反对派嘘声大作。他们宣称，如果要发放定量卡的话，卡上应当印上艾登的头像。

11月9日，艾森豪威尔开始考虑帮欧洲人一把，但他也明确强调，在英法从埃及撤出之前，任何应急石油供应计划都不会付诸实施。

此时，英国已是四面楚歌。苏伊士运河的军事攻击刚开始，便发生了英镑挤兑。英国坚信，挤

兑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在美国的唆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伦敦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英国驻美国使馆向伦敦报告说，寻求金融援助的努力在华盛顿四处碰壁。艾森豪威尔虽然“对于西欧的燃料和金融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不希望“与阿拉伯世界交战”。

11月末，英法终于保证要迅速撤军。艾森豪威尔大笔一挥，批准成立中东应急委员会。美国人赢了。

1957年3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分开通；4月，苏伊士运河通航。纳赛尔获得完胜，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5月，英国停止了石油定量供应，并不情愿地同意“英国航运部门使用苏伊士运河”。至此，苏伊士运河危机落下了帷幕。

艾登（左一）和丘吉尔（左二）



艾登黯然离场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艾登而言，是一场人生的大悲剧。1957年1月，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宜担任首相工作，他辞职了。

最先得知这一消息的人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那个凄凉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活泼愉快，那样温文尔雅。这是1914—1918年战争期间青年军人的典型特征。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幸存者们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战士。他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步入政坛的。现在，他经过长年奋斗，已经攀上了权势的巅峰，但是却被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击倒了。”

第二天早晨，麦克米伦正在官邸中以阅读调节心绪，突然接到了让他去就任首相的电话。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艾登，也是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它造成了英国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严重断裂。艾登坚信，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做错什么。数年之后，伦敦《泰晤士报》对艾登做了如下评论：“他是相信英国是伟大强国的首相，也是第一位亲眼看到英国被危机证明不是伟大强国的首相。”

美英破镜重圆

危机过后，美英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弥合苏伊士运河危机给双方造成的嫌隙。新首相麦克米伦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说，“我们的一切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手中。”这一点已无法否认。

正式和解开始于1957年3月的百慕大会议。会议筹备期间，麦克米伦着重考虑了石油问题。他调来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和一份石油公司的“大系表”。石油与中东安全，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

百慕大会议的确弥合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缝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许诺，每周以个人名义“无拘束地”互致一次信件。

总而言之，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确有共同的目标。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证明，在未来的岁月中，世界将由美国说了算。■

供图/东方IC